

四庫全書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十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舒振萬

震川集卷十六

明 歸有光 撰

記

重修闕里廟記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其官某以書幣走京師来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圮告于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羸

而止及是年廵撫都御史姜廷頥廵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嶽祠之香税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兖州府通判許隲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歳盡而訖工輪奐規橅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參政吴承燾副使吴道會皆首為賛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于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

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内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加海内慕學之士喁喁向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

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于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于近其人葢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徊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為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

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顔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顔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為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顔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為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為近求仁以學

顏子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此文舊本內不選今仍存

##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者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濵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凴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濵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

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於齋門外卧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為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於天下而垂名於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為此至於巖穴幽棲之士雖

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揚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於巖石之下而名震於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於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於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

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於世而世亦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沒於海上至於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徳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為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於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於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為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堧之人不

能為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民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為巳業傾貲為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為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於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巳

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説久矣觀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巳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别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於黄浦而西

此縁海之道也出對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於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於石或者以為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斂之繁外有蠻夷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

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為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嘆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吽囂相挻以起有司不敢覊搿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為奸利吳民父

子兄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為亂以其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彼不之䘏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偫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晏然公有寛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叅政復治郡近

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叅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令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顓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為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為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

不貲當俟時分毫無取民廼不知為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閲多至三分俟以京庫折白輕齎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為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為當得者俟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定無所復控訴俟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怗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

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獘日生識者以為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邮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睹其所茇而忍芟夷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

小子名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為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實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為政者云此文參用常熟本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峯倉在西門之外漕挽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兑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為發斂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葢廵撫周文襄公所改剏云然濟農之庚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為玉峯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趾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囷廪攢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為官廳左右互

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於此蕞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稅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浹旬而役用告成觀者嘆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窌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卹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

承兵荒之後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為縣清廉勤勤敏於造事即此亦可以槩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其月日倉成九月其日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為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為綏州雉州七年復為長城梁開平元年為長興元

元貞二年縣為州洪武二年復為縣縣嘗為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即令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為縣至今若干年矣遡縣之初建為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為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来為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盖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

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邉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

馬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
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
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
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
定稱為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一人丞十二人列聖相
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巳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
掌驗烙廵牧勞逸久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朞初到官
頗為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

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廵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廵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勑歳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為六員今又已虚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廵驗倶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

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廵未逮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兑六便也上免朝參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户躬相授受游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其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邵康僖公鋭張公舜臣重為立石今嵗久石窮無隙鑱書於是李君

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損貲以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與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灾流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遍野夫雨水氷雹皆陰象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

領師菀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夫三關九塞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寓農何以復祖宗之初額廵牧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驟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邉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專重今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況茲廨宇官職丕變維

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祗承明天子之制哉臣𠔃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感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辟間祠門外右即為溷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淫瀆者則余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為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

王者祠前古柏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即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輙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於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為雄高上有黒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徃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為禱雨来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

暍不可登也余曰為禱雨来畏暍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𨪐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凉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羡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隐隐見姑蘇之臺巳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為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

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靉靆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灾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将辭於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𢇁與胡靴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盖圬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徃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即日以兩

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為罪見人輙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余欲為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来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為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視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為當歸汝家沒吾齒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

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為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為女未嫁人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

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

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為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孫竹之封而隱於首陽未有祿位於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劔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沉浸其間則海内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名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

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盖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黄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黄州詩子瞻為黄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能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令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圖展玩太

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禄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為渚浦又為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為張浦又東為顧仙浦又東為諸天浦又東為同邱浦又東為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為塘為漊為涇

為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禄署丞孟君規其鄉所浚之水

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

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為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

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饑而全吳半鄉

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界

而羣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為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

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

田而水旱不能為患害盖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

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蒲葭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蹌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

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何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為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為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觔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還調長興主簿為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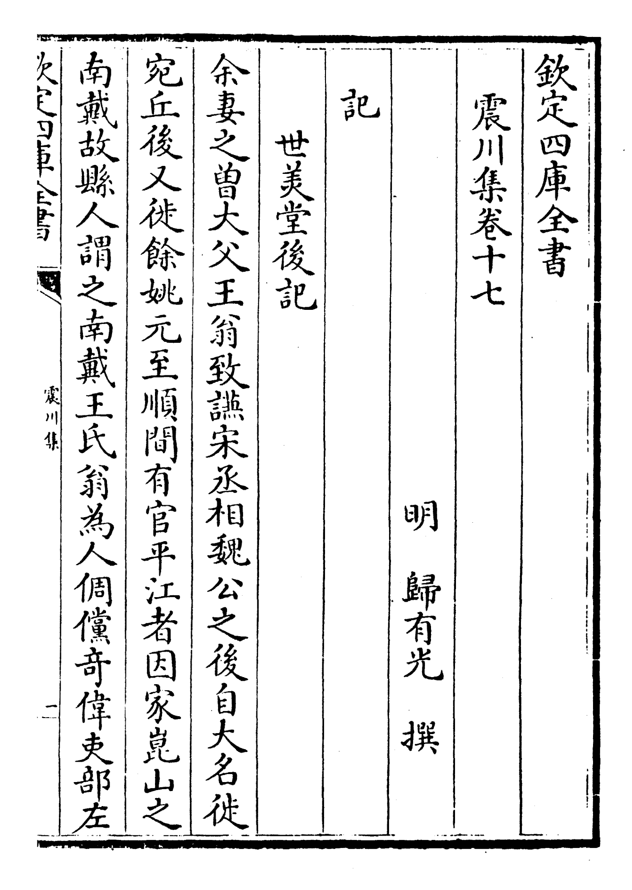
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鄣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為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也葬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為祭田使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為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胥淩與為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舁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舁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顲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収家夜収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来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卧膚肉

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仵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震川集卷十六





# 震川集卷十七

明 歸有光 撰

## 記

###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為人倜儻奇偉吏部左

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為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閎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堂明楊太史守阯為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鬻於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乃謀質金以償鬻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丘韓獻子遷

新田之語以為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訾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童奴墾荒菜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為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為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饟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然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輙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

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圮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為世美堂後記

#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齔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為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為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别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

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為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蓝作重疊樓子週圍𫉬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為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中還因返舊宅支撑傾陊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

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徃歲徂德業不間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為撤而新之其左葢吾大父為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寛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為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徃徃亦有貴者

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卹貧士故友張自新子賔嘗假以授徒於此室先君為舘穀之終歲不厭子賔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為先君賔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賔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為之媿嘆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意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眥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顔淵而責子路之愠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為娛百世之下諷

咏其詞融融然塵渣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熈易代之間謂為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饑寒憯於膚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吴淞江之旁葢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為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吴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

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户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黄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常熟本小異今從崑山本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為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羡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緑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歳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歳六歳九歳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已酉擕家西去予歳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絶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

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没悲痛之極以為大恠無此事也葢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堵户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塚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緑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昌如古先渾敦檮杌天以為賢矬陋癡僻天以為姸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

吾兒敢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殁於賊
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為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
居海之邉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
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者
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為可憐我庭我
廬我簡我編髧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緑衣在我之前
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
坐閣子我倚闌干池水瀰瀰日出山亭萬鵲來止竹樹

交湍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為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為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緑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有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俞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

陰雲四密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父子重歡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項脊軒志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窻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

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為籬已為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

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為厨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卧病無聊乃使

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冑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絫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

間然皆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為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来陸家浜舟中見塚間大石問知為秦公故物埋草土間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為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佹類𩨨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

公矣前十年於閶門劉尚書宅得一竒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顔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為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别為一區惟長興治後廹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来為縣屬久廢之餘為修經閣

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戍橋梁築月城水門一歲中畧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廹隘之形而中不失寛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售者三人衆皆以為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為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

傳器也聖人取以為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為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黄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明聖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

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興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為今老矣無能為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

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莅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為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為樂而邢古河内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内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

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為詩絶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娱顧衙内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户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為廳記使樂天有

知亦以謂千載之下廼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户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熈寧保甲之敝法未為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内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

少司徒趙公以廵撫在浙過辭之趙公西郡人為言此官於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遁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黄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

賢余既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踈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来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

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已往往相字以為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為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之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為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啟圖何取

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髙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盖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盖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啟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輙牽衣問先世故事盖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

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恤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貿貿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名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輙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

之餕以易薦新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閔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公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饑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為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

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其去之不速而孰念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古人

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先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録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作為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為譜者也

震川集卷十七

震川集卷十八

明　歸有光　撰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楙字子培其先出自鄁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為嘉定人曾祖墦祖鎧家世力田父沄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

中覺有神人扶舁之得不死天資絶出倫輩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偰官依阻山海徵召不時至君廉明仁恕豪右怙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為福清民愛之益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為美談甌寧李冢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為輕已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為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

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

為君益怒遂調孝豐孝豐彰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

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寛貧户其豪相

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為亂君檄止調

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

皆相效築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

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

山攀蘿緣磴躋其絶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觧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勅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勅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却餽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君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

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邰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産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即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為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章數簏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歛

而已嗚乎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横涇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為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為銘銘曰

關西遡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玄懿生鸞凰兩宰山縣如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寛弘復清強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廹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自河南再徙餘姚以黄籍誤書呂為李因姓李氏君高曾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於京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保抱嫗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葢痛其母之早亡

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年秋北兵入塞邊吏以兵驅之敵大懲艾去天子以公贊廟謨功推恩廕一子君為中書舍人未幾授階從仕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為孺人嫡母在而所生母得贈葢特恩也為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殿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上册封荆王吉王武安侯為使君為副使以行祇事不受遺宗藩敬之尋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於曹娥江之黄山空方築堅為建祠而養其外

祖母且置後施恩母黨亦自痛其母之早亡於是湍告辭少傅北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陛見還職病增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配郜氏郜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尚未有子正月他姬生一子於家少傅公名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為人偘偘自將長兄元弟兄並為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蚤歿而為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於是將歸葬於山

之原卜嘉靖某年月日長中書以某官某之狀來請銘

銘曰

成甫孑孑修羽蚤頡少傅仲子承於休祉錦衣内廷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禄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母因從其夫姓為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大父諱鍾生二

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嘆曰魏知事修謹真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幕閒冗事莫足以為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禄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

方士來造蔡簡公退即公所飲酒眠館致飱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蔡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傚而行之眞義亦名航頭靣婁江而東逶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戶常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為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終朝清列令坐數十

囷廪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奬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於公仲文翁夫婦憐之如已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徃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内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髙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於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於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

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曽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穀晉驌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曽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續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牒復其姓令皆為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庠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

遠矣嗚乎痛哉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畆治畇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荄根有巍高丘皇考之旁新築玄宫日月吉良既固且安以福仍雲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

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儁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為四夷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偘偘自將寺中號為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遷陞為司賓署丞奉使至邊鎬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戎衣執櫜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為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踰月又以內

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
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
四夷鄉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
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
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為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
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數為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
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鮮將治裝北上尋病不
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

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内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為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迺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來請

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衆胥之職常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苫甴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為銘詩刻其玄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壁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太父諱昱太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

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
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為絶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
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所以故得薦
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歸服除
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爭自奮勵起為進
士益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
君為人抗直所事大吏以為儒官多假借之及為縣見
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顔色自以為不能欲謝去上官由

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怗怗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旦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鮮銀而米商隨之矣即鮮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

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為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煢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為禄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得禄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為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益生平備歷辛艱而其志意不少屈云君卒於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鈺金銓女四孫男女七鈺曰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為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孑孑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以直為説也彼逆與順猶一吷也噫惟項涇之源有古君子之墳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嘉靖十年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乃勑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颮卷為墨所污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於官舍其子衍慶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於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然人多樂與之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

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坐者皆嘆息以為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城西絶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初不以官為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葢閒五六年悽然如復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别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橋又由陽羡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魯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為人孝友同母兄大楠三為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菽水之養奉太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

其病失夫婦之懽為攝令賑歲饑禦漳寇罷衙前支應有稱於温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氏子男七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紉辟荔兮時所棄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恚兮已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士牧生彛彛生寅是為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為富室㑹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寛厚不苟於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為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弘之女尚書為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以為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斂約人無

知者甞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
備禮送迎其為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為河南葉縣
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為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髙
價買者竭貲産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顚使富户任
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
中數出剽刧君簡丁壯為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
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
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

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嫁劉侶陸瑶徐侶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頹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庀其妝政家有兆駃克奮其武遂晢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按晢音哲摘墮也周禮晢蔟氏覆夭鳥之巢常熟本凡難字輒改故作職字又常熟本於先世諱及諸壻名皆削去按壻不載可也先世名不可削也今從崑山本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於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為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為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為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於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於鄉為樂清主簿又四世君之考

埣為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雖儒素甘旨常具為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於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叙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為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儼然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

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時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為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為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舘使其子從之遊人以為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為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為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

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為泣請
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
即還言於大吏權假邳盧兵為援賊薄城下君仗劒登
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
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
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觧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
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
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欸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

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於世其所論議施設及於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為亦可以不曠於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為諸生見君所爭李熠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為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慼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

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為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為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為易説及詩文數十卷藏於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於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

卒㦤㦤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寳宮日月光曜天晅□□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痌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

諸刻及鈔本及唐氏石刻皆作星同二字不可解必誤也今推致誤之由韻書晅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旁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二字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一本誤則諸本皆誤唐氏文到即勒石不暇致詳耳今亦不敢擅改姑闕之並識

##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鳳舉字騰霄雲南永昌人永昌故金齒也洪武中凉國公平雲南永昌初未置郡徙京民居之張氏世家金陵今二百年為金齒人其縣曰永平其世系事狀在別記君少力田自奉菲薄性介特為巧黠者所嗤笑然不為意雖貧而尤喜賙人子德化隆慶二年試禮部不第試吏部時天下謁選者數百人德化試第一為中書舍人德化貧不能自給猶節縮祿廪寄遺以為養於是德化在中書二年餘永平有上計吏來京云君

已歿而無家問德化悲痛疑不肯以為信計吏云以某月離其縣過舍人門見皆衣縗又知其歲正月君出赴鄉飲人言老舍人殊衰憊至扶以還家亡何聞有疾疾少間能自扶起人又曰老舍人亡恙矣間一月竟死死作遺令撿篋中文書為數封各有記以埃舍人歸且言其月日時皆有據驗德化號踊發喪葢君以隆慶四年三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五配劉氏慈而能敎德化初借人書讀孺人脫簪珥為買書奉祭祀尤潔誠孺人以嘉靖

某年某月卒年年若干孺人先葬於寶珠山德化卜於某年某月葬君於薩祐山去孺人墓若干里以予同在中書泣請銘銘曰

張自江東初為遷民匪僑而安蕃厥子孫皇風遐暢禮俗恂恂後有逸老訓廸嗣人入掌絲綸命為天子邇臣既及禄養順化還眞博南山高蘭倉水分悠悠荒外載我銘文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户所正百户晁君墓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為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於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黄其初起七跟隨郃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絶而郃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葢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耗馬衛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著於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為縣諸生御史

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庚癸之呼江北鹺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兵扼京口閘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其子廷宣既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

中進階朝列大夫謚之女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男三長即廷宣襲百户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户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子以中立為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今葬崑山

東北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爲百夫長載其閥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出没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於子孫不懈於位迺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於兹永違海沙

按富貴涇溢亦彡隕命亡國漢書成語舊刻富貴涇溢四字在不替之下必錯簡也今正之又按郃六師郎郃榮也後以謀叛誅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歙李氏之譜益出唐之末裔永寧仕南唐爲寧國判官

宋景德中始為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至雄縣知縣盧盧生社鼎社鼎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而歸歙久之不至女抱其子織絍以生比父還君已生八年矣因携至歙敎以書文而父尋沒丘嫂疾之君悉讓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嘉定南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君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間歲還歙然卒以嘉定為其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於禮部而諸子皆遊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賈然亦重遷雖白首於

外而為他縣人者益少君固樂南翔風土而其為人有惠愛雖南翔亦惟恐其不留也里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沒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人汝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為之分以贍之兄子其少時出君者丘嫂子也初朝廷興大工臨清有營部廠君在臨清輸財以助磚授成山衛指揮使已而嘆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某年月日葬於嘉

定第二塘之原君之子汝節予教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予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今為庶士維歙之譜自遠有出有美成山義輸之職恩賁天臨不衣其䆫東海洋洋新宮永閟千里黃山英魂所歧考德列銘以著攸始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户所正千户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端字仲德世耕於崑山馬鞍山之陽君之考泰始能殖其貲晚歲有田千畆而生三子君與其仲

璋皆少其季尤少也而君之考既卒里中人相與言曰陳君辛勤至老今遺其子其子皆不更事行且見其家廢矣乃復相與計以重徭困之君兄弟益自奮一人往役於縣一人居鄉課農歳有所積而君性長厚務盡懽於其弟嘗所推讓千金不論也以此兩人交致其力人亦多此兩人者為市田宅而君田歳多浸没君為溝塍陂池甚備又浚楊林風塘五界諸水議役田通乞貸凡以便於民亦卒以得民之力也君諸子既遊太學君亦

挾其貲之京師遇例授蘇州衛千户所正千户歸而頗以自娱益治宫室園池為富人之樂而不幸已矣時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倪氏子男二人簡太學生第弟璋出也君以其多子養為已子女五人適朱可觀張良楨顧袍王楠其一許某以卒之明年葬其舍傍之先塋簡受學於予於是來問銘銘曰

世芬華以顯榮兮君力耕以並馳亦夫人之能兮奈何以相嗤彼鳴玉而衣寶兮又豈其宜嗟玉峰之嶙峋兮

君生於斯千秋萬年兮常在兹

震川集卷十八